

## 美人失踪

请设想二十年前的香椿树街，深秋的一个傍晚，来自北方的凉风开始摇动屋檐上那些塔状的瓦楞草，石子路上有标语的碎片或糖果纸沙沙地奔跑。这条南方小街在南方的怀抱里仍然显得寻常甚至乏味，但是有一个惊人消息突然在街头传开，于是许多人，主要是妇女和孩子从各个门洞里跑出来，向化工厂门口聚集的人群围拢过来。

请设想化工厂门口那群交头接耳的妇女，她们把毛线团夹在腋下，一边织着毛衣一边谈论着那件事情，孩子们拉着母亲的衣角听大人说话，听见一个熟悉的女孩的名字被频频提及，珠儿，珠儿。原来是珠儿失踪了。

香椿树街有三个著名的美人儿，珠儿是其中之一。蓓蕾、贞贞和珠儿，珠儿是最乖巧最讨人喜欢的一个，珠儿还没有结婚，珠儿一直在苍蝇一样围绕着她男子中间左躲右闪，人们说她找的丈夫肯定比蓓蕾和贞贞她们强，但是现在珠儿突然失踪了。珠儿失踪已经有三天了。

珠儿的母亲站在蓓蕾家门口大声地哭泣，那个苍老干瘦的妇人脸上的悲伤已经僵滞，当她哀哀地哭诉时，两只红肿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着，这使旁边围观的孩子觉得她很可笑。珠儿的母亲用力撑着蓓蕾家刚刚油漆过的那扇门，她必须用力撑着门，否则蓓蕾就在里边把门撞上了。据蓓蕾的丈夫小顾说，那个悲伤的妇人已经是第三次到他家来哭闹了，他们已经烦透了她，他们觉得与珠儿从前的来往现在成了一件倒霉的事情。“我不知道珠儿在哪里。”美人儿蓓蕾在门的里侧愤怒地尖叫着，“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不知道，我又不是她的佣人，凭什么非要知道她的下落？”

“可是珠儿临出门时说上你家去了，她说你约她一起出去看电影。”珠儿的母亲说。

“那她是骗你的，我又不是她的男朋友，约她看什么电影？”门内的蓓蕾冷笑着说，“是你生的女儿，你难道不知道她一向喜欢骗人？”珠儿的母亲这时候松开了手，她的眼睛里掠过某种灰暗而绝望的光芒，门砰地一声撞上了，蓓蕾趁机把那个讨厌的妇人关在了门外。人们看见蓓蕾的一只穿玻璃丝袜和红色拖鞋的脚，那只美丽的脚在门后一闪而过。

蓓蕾的丈夫小顾抱着臂冷静地睨视珠儿的母亲，小顾总是用两根手指梳理他油光锃亮的头发，那天他就那样梳着头发对围观者说：“女儿失踪了，她应该向公安局报案，这样在街上哭哭笑笑的有什么用？”

说到珠儿的美丽，香椿树街上的人们各有各的观点，那些在桥边茶馆闲坐的老人看见珠儿从石桥上走下来，他们说这女孩是街上水色最好的一个了。老人们毕竟老眼昏花，他们只能分辨出珠儿特有的冰清玉洁的肌肤。珠儿的美丽其实何止于此？街上的许多小伙主要是被珠儿的眼睛所打动的，珠儿的眼睛一泓秋水，低头时静若清泉，顾盼时就是千娇百媚了，他们说珠儿的眼睛会说话，珠儿的眼睛说了什么话？那便是她的美丽与街头小伙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或许也是珠儿的故事所滋生的渊源。

女孩子则说，珠儿不过是走路姿态好看罢了，说珠儿不及蓓蕾和贞贞美丽，珠儿的眼睛其实还是单眼皮。女孩子们的评价当然是缺乏公正的，因为她们在议论街上另两个美人时，同样也会说，蓓蕾哪有珠儿和贞贞好看？她的腰很粗，你们注意没有？蓓蕾从来不穿紧身的衣服。

就说珠儿独特的步态，假如你恰巧看见她从石桥上走下来，你真的觉得那是风吹柳枝的过程，那个穿浅绿色裙子的女孩袅袅婷婷地走下石桥，在走过香椿树街的每一只垃圾箱前，她轻轻抖开一块花手绢隔绝讨厌的臭气，那时候她会疾行几步，但步态仍然是像风中柳枝一样袅袅婷婷的。九月的一个傍晚，珠儿就这样走过长长的香椿树街，走过护城河上刚修筑的水泥大桥，有人看见她跳上了2路公共汽车。“她是一个人出门的，”那个目击者的回忆后来使蓓蕾摆脱了干系，她对珠儿的母亲说，“她是一个人，我下2路车，她上2路车，我问她去哪里，她对我笑了笑，只用手朝汽车的前方指了指，珠儿没告诉我她要去哪里。”

珠儿的母亲开始追着贞贞不放了。珠儿的母亲假如不是急出了病，就是对贞贞产生了某种怀疑，她说珠儿以前从来不出家门，是贞贞把珠儿带出去结交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时髦男女，珠儿的母亲觉得贞贞对这件事负有责任，贞贞至少该向她提供一些寻找珠儿的线索。

贞贞用梳子敲打着面前的桌子，她的头发仍然散乱着，早晨起来她一直想着梳头，但那个妇人的问题总是使她把抬高的手放下来，珠儿的母亲快疯了，贞贞就一次次地用梳子敲打桌沿，似乎想让对方清醒过来。

“我告诉过你，珠儿在谈恋爱，那天她准是去约会了，这种事情她怎么会告诉我？”贞贞说，“连你做母亲的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”“珠儿以前从来不跟男的乱搭，她认识那些人都是你牵的线。”珠儿的母亲用一种谴责的目光死死盯着贞贞，还有贞贞手中的梳子，她说，“你得告诉我，那天她跟谁去约会了？”“你真要逼死我了。她认识许多男的，他们都追她，她对谁都不讨厌，我怎么知道她跟谁去约会？”贞贞说着突然轻蔑地笑了一声，她的目光充满讥讽的意味在珠儿的母亲脸上掠过，停留在一只玻璃花瓶和瓶中的塑料花上，贞贞说，“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人？她在外面什么样子你不知道，要问那些男人，那些男人都说珠儿对他有意思，个个这么说。”

珠儿的母亲这时候脸色已经苍白如纸，她的身体在方凳上摇晃了一下，几乎要昏厥在贞贞的房间里。贞贞很怕她出什么事，她站起来把珠儿的母亲扶起来往外架，贞贞叹了口气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算我把尿盆往自己头上扣，我把那些男人的名单开给你，你就一个个去找他们一个个去打听吧。”贞贞写的字与她的美貌相反，很难看而且不易辨认，它们像一些蜘蛛爬在一张前门牌香烟的烟壳上，而且名单上的人多为绰号，可见贞贞与那些男人的交往也是杂乱无章的。大马：印尼华侨，家住柳巷8号

苍蝇：红旗照相馆刘医生：第三医院外科

猪八戒：轧钢厂工人眼镜：食品公司采购员

王刚：高干子弟，家住干休所

长脚：高干子弟，家住干休所

这张烟壳纸后来被珠儿的母亲交给了穿蓝制服的警察，绰号或者情况不详并没有难倒警察们，他们很快逐一找到了名单上的那些人，但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重要的线索。名单上的那些男人都承认自己认识珠儿，在工人文化宫的游艺晚会上，或者在贞贞家里，或者是在干休所王刚家的花园里。但是他们矢口否认与珠儿的失踪有关，他们有证据证明自己在珠儿失踪那天是清白无辜的。

轧钢厂的猪八戒回忆与珠儿的交往时充满怨愤的情绪，他说，你们别看她外表文静，装得像个仙女似的，骨子里其实是个烂货，她以为自己长得美就想往高枝上飞，你们知道吗她

脚踩两条船，不，脚踩八条船，她让我为她买裙子，我二话不说就掏钱买了，可是她穿上新裙子就去找大马了。这个烂货，她光想着要嫁华侨，嫁高干子弟。警察们觉得猪八戒是个吃不着葡萄的倒霉鬼，他对失踪者的攻讦不可不信，但不可全信。后来警察们找到了本城最著名的风流青年王刚，王刚在他父亲的花园里练习拳击，他把拳击手套摘下来嘭嘭地拍击着，非常傲慢地回答警察的提问，“谁是珠儿？”王刚心不在焉地说：“香椿树街有三个美女，我都见过，一个是杨贵妃，一个是朝天椒，一个是小狐狸，珠儿就是小狐狸吗？”警察把珠儿的一张照片给王刚看，照片上的珠儿在拉小提琴，王刚突然嘻嘻笑起来，“果然是小狐狸，小狐狸拉小提琴？她哪里会拉提琴？”王刚不屑地把照片还给警察，“你们说她失踪了？那小狐狸比谁都精明，谁也拐不走她，肯定是出事了，肯定是让谁灭掉了吧？”王刚最后那句话使警察们的表情凝重起来，他们其实是赞同王刚对事件的推测的，问题是失踪者身上所牵拉的头绪紊乱无序，警察们的想像中已经有一个凶手的影子在飘动，但它是模糊变幻的，现在警察们仍然无从下手。浑浊的护城河就在香椿树街的南端散发着微微发臭的气息，平均每隔一个月，护城河里会出现一具浮尸，站在酒厂的小码头上，或者干脆跳到长年闲置的河边的木排上，你可以清晰地看清溺死者的性别、头发、衣饰和别的什么，一般说来男的俯卧，女的则仰面漂浮，这是香椿树街居民经过多次观察得出的经验。九月出现在河上的是一具女尸，人们看见了她水草般随波游动的头发，看见她的内衣变成丝丝缕缕的布条，露出青紫色的异常饱满的双乳，人们觉得自己应该背过脸去，但谁也没有背过脸，那些人出于习惯一直目送浮尸穿过水泥大桥的桥洞，朝护城河的下流漂走。

珠儿的母亲也站在木排上，目光呆滞神气凄凉，旁边有好心的妇女挽住她胳膊说，“别胡思乱想，那女的起码有四十岁了，大概是西大门自寻短见的那个女教师。”珠儿的母亲喃喃地说，“不是珠儿，珠儿会游水。”但是说着忿忿她又嚎啕大哭起来。木排上的人们都体谅她此时此地的心情，假如河里的浮尸是珠儿，她会哭晕在木排上，不是珠儿并非证明珠儿就活着，所以，珠儿的母亲的哭号也是天经地义的。不管怎么说，那是护城河上出现的令人伤心的风景。秋天的那些日子，珠儿的母亲站在干休所高高的围墙外，透过一个洞孔朝里张望，她在窥视王刚家的小楼和花园，看王刚在家干些什么，看王刚会不会在花园里埋些什么东西。珠儿的母亲认为王刚倚仗父亲的权势无恶不作，当她听说珠儿曾经与王刚有过多次幽会后，脑子里立刻浮出一个可怕的画面：挖地埋尸。不知为什么她害怕珠儿死于王刚之手，而挖地埋尸的推想无疑是受到了一年前城东一起凶杀案的影响。珠儿的母亲守在那个洞孔窥视了三天，终于一无所获，到了第四天，这个忧郁过度的女人突然克制不住歇斯底里的情绪，珠儿，珠儿，你在哪里？她对着那堵高墙一遍遍地呼喊起来。有几个穿军装的人从干休所里跑出来，他们把珠儿的母亲从墙洞边赶走了。根据女人当时的眼神和表情判断，她好像是个疯子。穿军装的人互相交换着眼神，他们断定那个女人是疯子。国庆节前夕香椿树街已经飘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，化工厂大门口挂出了巨大的欢庆标语，而糖果店门口煎烤鲜肉月饼的香气积漫了整个街区。香椿树街的人们记得珠儿就是在这么个明朗热闹的天气回家的，失踪了许多天的美人珠儿突然出现在香椿树街上，珠儿穿着一套式样新颖裹紧胸部的衣裙，穿着一双上了塔钉的白皮鞋，人们看见她拎着一只旅行包咯噔咯噔地走上石桥，美丽的瓜籽脸上洋溢着某种骄矜的微笑，她几乎是昂着头穿过了那些目瞪口呆的人们的视线圈，步态仍然那么优美和独特。

在桥头上珠儿巧遇她的两位女友蓓蕾和贞贞，蓓蕾和贞贞手挽着手往桥下走，她们听见一个熟悉的甜甜的声音在喊她们的名字，回头一瞥之间两个人竟然吓得失声尖叫起来。“珠儿，怎么是你？”蓓蕾捂住胸口说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珠儿微笑着说，“看见我怎么像看见鬼一样？”“真以为是见了鬼，都以为你——”贞贞欲言又止，她伸手摸了摸珠儿的新裙子，“都以为你回不来了，这些天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”“去了上海，杭州，还有安徽黄山。”

“你一个人去的？”“一个人，两个人。”珠儿有点忸怩地朝桥下瞟了一眼，“玩嘛，一个人两个人不都一样？”

“你把你母亲急疯了还害了我们，她天天到门上来找我们要人。”蓓蕾说，“你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就出门了？”“这事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。”珠儿说到这里似有难言之隐，她朝自己家的屋顶方向眺望着，突然文不对题地埋怨起来，“这条街没劲透了，闷死了，呆在这里真把人闷死了。这里的人也没劲透了，女的庸俗，男的下流，”珠儿低头凄楚地一笑说，“不过走到哪里都一样，尤其是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”珠儿这番话让两个女友觉得莫名其妙，贞贞的注意力完全被珠儿的新衣裙和白皮鞋吸引了，贞贞又蹲下来摸摸珠儿的白皮鞋，她说，“是牛皮的，是上海货？谁给你买的？”贞贞抬起头来观察着珠儿的表情，突然干涩地笑着诘问，“是肉联厂小胖给你买的吧？我猜到了，你肯定是跟小胖一起出去了。”“小胖？小胖是你的户头，我不认识他。”珠儿脸上明显流露出一不悦之色，她鄙夷地扫了贞贞一眼，然后拎起旅行包咯噔咯噔地朝桥下走去。走下几级桥阶，珠儿回过头来说了一句更加莫名其妙的话，“为什么我做什么都要让你们知道？我就是不让你们知道。”美人珠儿又回家了，有关珠儿失踪的故事成了一个谜。一般来说香椿树街的生活是没有秘密可言的，许多人向珠儿或她的家人拐弯抹角地打听这个谜底，珠儿像戏台上的角色一样重复她的台词，我闷死了，到外地去玩玩，去散散心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而珠儿的父亲和兄弟说起这事仍然迁怒于蓓蕾和贞贞，他们说，那两个妖精，珠儿是让那两个妖精带坏了。没有人知道珠儿失踪的那段日子和谁在一起，换句话说没有人知道那个男人是谁，那个男人无疑不在贞贞开列的名单中间，那么他是谁呢？美人珠儿成功地守住了她的一个秘密，但是众所周知珠儿的那次失踪贻害了她的母亲，从那个秋天开始，珠儿的母亲不再是个正常的香椿树街妇女了，人们经常看见她站在河边木排上，听见她在护城河边呼喊失踪的珠儿，她的声音异常凄厉惊人。这样的结局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，正如一些艳阳高照的日子，护城河水古老而宁静的流淌着，你发现从上游漂来一条巨大的死鱼，但是等它靠近了你突然看清楚那不是死鱼，那是一具浮尸。请设想二十年前我们香椿树街人的茫然和惊喜，一个名叫珠儿的美人无声无息地失踪了，但是最后她又穿着一双新皮鞋回家啦！